俠義傳

俠義傳卷六

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賢遇立判　鑒貌辨色男女不分

且說四爺趙虎出了廟門便將老道交與伴當自己接過驢來忽聽後面婦人說道那南上坡站立那人彷彿是當我之人緊行數步口中說道何嘗不是他一直跑至南上坡在井邊揪住那人嚷道好李你咋你將樂子勒死你把我的四百兩銀子藏在那裡樂子是貪財不要命的你趁早兒還我就完了只聽那人說道你這婦人好生無理我與你素不相識誰又拿了你的銀子咧婦人更發急道你這個忘八日的圖財害命你還合樂子鬧樂個腔兒呢趙爺聽了不容分說便叫從人將拴老道的絲縧那一頭兒

也把李保兒拴上帶着就走竟奔開封府而來此府祥符縣因有狀元范仲禹他不敢與訊親將此案的人証解到開封府略將大槩情形回稟了包公包公立刻升堂先叫將范仲禹帶上堂來差役左右護持只見范生到了公堂嚷道好狗頭們呀你們打得老爺好你們殺得老爺好說罷拿着鞋就要打人卻是作公人手快冷不防將他的朱履奪了過來范仲禹便胡言亂語說將起來公孫主簿在旁看出他是氣迷瘋痰之症便回了包公必須用藥調理於他包公點頭應允叫差役押送至公孫先生那裡去了包公又叫帶上白雄來白雄朝上跪倒包公問道你是甚麼人作何生理白雄稟道小人白雄在萬全山西南八寶

村居住打獵爲生那日從虎口內救下小兒細問姓名家鄉住處纔知是自巳的外甥因此細細盤問說我姐夫乘驢而來故此尋至東山口外見小榆樹上拴着一花驢小人以爲是我姐夫騎來的不料路上遇見個山西人說此驢是他的還合小人要他哥哥並銀子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却見衆人圍着一人這山西人一見說是他哥哥向前相認誰知他哥哥却是婦人的聲音不認他爲兄弟反將小人說是他的兄弟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問道你姐夫叫甚麽名字白雄道小人姐夫叫范仲禹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氏包公聽了正與新科狀元籍貫相同點了點頭叫他且自下去帶屈申上來屈申跪下禀道小人

叫作屈良哥哥叫屈申在鼓樓大街開一座興隆木廠只因我哥哥帶了四百兩銀子上萬全山南批木料去了一夜沒有回來是小人不放心等城門提到萬全山東山口外只見有個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驢小人同他要驢他不但不給驢還合小人要他的甚麼姐夫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那見我哥哥坐在地下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不認小人是他兄弟反叫姓白的爲兄弟求老爺與我們明斷明斷包公問道你認明花驢是你的麼屈良道怎的不認得呢這個驢子有毛病兒他最愛聞騷兒包公叫他也暫且下去叫把屈申帶上來左右便道帶屈申帶屈申只見屈鬍子他却不動差役只得近前說道大人叫你上堂呢

只見他羞羞慚慚扭扭捏捏走上堂來臨跪時先用手扶地彷彿嫋娜的了不得兩邊衙役看此光景由不得要笑又不敢笑只聽包公問道你被何人謀害訴上來只見屈申氏道小婦人白玉蓮丈夫范中禹上京科考小婦人同定丈夫來京順便探親就于場後帶領孩兒金哥前往萬全山尋問我母親住處我丈夫便進山訪問去了我母子在青石之上等候忽然來了一隻猛虎將孩兒叼去小婦人正在昏迷之際只見一羣人內有一官長連忙說搶便將小婦人拉拽上馬到他家內閉于樓中是小婦人投環自盡恍惚之間覺得涼風透體睜眼看時見圍繞多人小婦人改變了這般模樣包公看他形景聽他言語心中納

問便將屈辰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他麽屈辰道是小人的哥哥又問屈申道你可認得他麽屈申道小婦人並不認得他是甚麽人包公叫屈辰下去又將白雄叫上堂來問道你可認得此人麽白雄回道小人並不認得忽聽屈申道我是你嫡親姐姐你如何不認得豈有此理白雄惟有發怔而已包公便知是魂錯附了體了只是如何辦理呢只得將他們俱各帶下去只見愣爺趙虎上堂便將跟了黑驢查看情形述說了一遍所有一千人犯俱各帶到包公便叫將道士帶上來道士上堂跪倒稟道小道乃是給威烈侯看家廟的姓葉名苦修只因那日侯爺府中抬了口薄皮材來說是主管葛壽的母親病故叫小道郎

刻埋葬小道因目下禁士故叫他們將此棺放在後院裡包公聽了道你這狗頭滿口胡說此時是甚麼節氣竟敢妄言禁士左右掌嘴小道士忙了道老爺不必動怒小道實說實說因聽見是主管的母親料他棺內必有首飾衣服小道一時貪財心勝故謊言禁士以爲撬開棺蓋得些東西不料剛將棺材起開那婦人他就活了把小道揪住一頓好打他却是一口的山西話並且力量很大小道又是怕又是急無奈喊叫救人便見有人從墻外跳進來就把小道拴了來了包公便叫他畫了招立刻出籤拿葛壽到案道士帶下去叫帶婦人左右一疊連聲道帶婦人帶婦人那婦人却動也不動還是差役上前說道那婦人老

爺叫你上堂呢只聽婦人道樂子是好朋友誰是婦人你不要頑笑呀差役道你如今現在是個婦人誰和你頑笑呢你且上堂說去婦人聽了便大叉步兒走上堂來咭咚一聲跪倒包公道那婦人你有何冤枉訴上來婦人道我不是婦人我名叫屈申只因帶着四百兩銀子到萬全山挑木頭去不想買賣不成因回來晚咧在道兒上見個沒主兒的黑驢又是四個牙兒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驢拴在小榆樹兒上我就騎了黑驢以爲是個便宜誰知刮起大風來了天又晚了就在南坡上一個人家尋休兒這個人名叫李保兒他將我灌醉了就把我勒死了正在緩不過氣兒來之時忽見天光一亮却是一個道士撬開棺蓋我

也不知怎麽跑到桔林裡面去了我又不見了四百兩銀子因此我纔把老道打了不想剛出廟門却見南坡上有個汲水的就是害我的李保見我便將他揪住一同拴了來了我們山西人千鄉百里不非容易命却不要了是要定了我的四百兩銀子咧弄的我這個樣兒這是怎麽說呢包公聽了叫把白雄帶上來道你可認的這個婦人麽白雄一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我姐姐玉蓮麽剛要向前廝認只聽婦人道誰是你姐姐樂子是好朋友哇白雄聽了反倒唬了一跳包公叫他下去把屈申叫上來問婦人道你可認得他麽此話尚未說完只聽婦人說道嗳喲我的兄弟呀你哥哥被人害了千萬想着咱們的銀子要緊

屈良道這是咱的了我多偺有這樣兒的哥哥呢包公吩咐一齊帶下去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錯附了體了必無疑矣又叫帶李保上堂來包公一見正是逃走的惡奴已往不究單問他爲何圖財害命李保到了此時看見相爺的威嚴又見身後包與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自已悔恨無地惟求速死也不准辯他便從實招認包公叫他畫了招即差人前去起贓並帶李氏前來剛然去後差人稟道葛壽拿到包公立刻吩附帶上堂來問道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廟內那一口棺材死的是甚麽人葛壽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道是小人的毋親包公道你在侯爺府中當主管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既是你毋親爲

何用薄皮材盛殮你即或不能亦當求求家主賞賜竟自忍心如此了草完事你也太不孝了來有拉下去先打四十大板兩旁一聲答應將葛壽重責四十打的滿地亂滾包公又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葛壽道今年三十六歲包公又問道你母親多大年紀了一句話問的他張口結舌半天說道小人不不記得了包公怒道滿口胡說天下那有人子不記得母親歲數的道理可見你心中無母是個忤逆之子來有拉下去再打四十大板葛壽聽了忙道相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實說包公道講左右公人催促快講快講惡奴到了此時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回老爺棺材裡那個死人小人却不認得只因前日我們侯爺打圍

回來在萬全山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裡啼哭頗有姿色旁邊有個親信之人他叫刁三就在侯爺跟前獻勤說了幾句言語便將那婦人搶到家中閉于樓上派了兩僕婦勸慰于他不想後來有個姓范的找他的妻子也是刁三與侯爺定計將姓范的請到書房好好看待又應許給他找尋妻子包公便問道這刁三現在何處葛壽道就是那天夜裡死的包公道想是你與他有仇將他謀害了來有拉下去打葛壽着忙道小人不曾害他是他自已死的包公道他如何自已死的呢葛壽道小人索性說了罷因刁三與我們侯爺定計將姓范的留在書房到三更時分刁三手持利刃前往書房殺姓范的去等到五更未回我們侯

爺又派人去查看不料才三自不小心被門檻子絆了一跤手中刀正中咽喉穿透而死我們侯爺便另着家丁二同來到書房說姓范的無故謀殺家人一頓亂棍就把他打死了又用一個舊箱子將屍首裝好趁着天未亮就抬出去拋于山中了包公道這婦人如何又死了呢葛壽道這婦人被僕婦丫鬟勸慰的卻應了誰知他是假的眼瞅不見他就上了吊咧我們侯爺一想未能如意枉自害了三條性命因用棺木盛好女屍假說是小妾之母抬往家廟裡葬這是已往從前之事小人不敢撒謊包公便叫他畫了招所有人犯俱各寄監惟白氏女身男魂屈申男身女魂只得在女牢分監不准褻瀆相戲又派王朝馬漢前

去帶領差役捉拿葛登雲務於明日當堂聽審分派已畢退了堂大家也就陸續散去此時惟有地方苦頭兒最苦自天亮時整整兒鬧了一天不但挨餓他又看着兩頭驢誰也不理他此時有人來他便搭訕着給人道辛苦問相爺退了堂了沒有那人應道退了堂了他剛要提那驢子那人便走了一連問了多少人誰也不理他只急的抓耳撓腮嗐聲嘆氣好容易等着跟四爺的人出來他便上前央求跟四爺的人見他可憐纔叫他拉了驢到馬號裡去偏偏的花驢又有毛病兒不走還是跟四爺的人幫着他拉到號中見了管號的交代明白就在號裡喂養方叫地方回去叫他明兒早早來聽着地方千恩萬謝而去且說

包公退堂用了飯便在書房思想此案明知是陰錯陽差却想不出如何辦理的法子來包興見相爺雙目緊閉一目頻翻竟自出神口中嘟嘟噥噥說道陰錯陽差陰錯陽差這怎麼辦呢包興不由的跪下道此事據小人想來非到陰陽寶殿查去不可包公問道這陰陽寶殿在於何處包興道在陰司地府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斷喝一聲哇好狗才爲何滿口胡說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便厲聲道你這狗才竟敢胡說包興道小人如何敢胡說只因小人去過纔知道的包公問道你幾時去過包興便將白家堡爲遊仙枕

害了他表弟李克明後來將此枕當堂呈繳因相爺在三星鎮獃馬小人就偷試此枕到了陰陽寶殿說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趕了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包公聽了星主二字便想起當初審烏盆後來又在玉宸宮審鬼冤魂皆稱我爲星主如此看來竟有些意思便問此枕現在何處包興道小人收藏連忙退出不多時將此枕捧來包公見封固甚嚴便叫打開我看包興打開雙手捧至面前包公細看了一回彷彿一塊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也不說用也不說不用只於點了點頭包興早已心領神會捧了仙枕來到裡面屋內將帳鈎挂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來又遞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

時便立起身來包興連忙執燈引至屋內包公見帳鈎挂起遊仙枕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牀和衣而臥包興放下帳子將燈移出寂寂無聲在外伺候包公雖然安歇無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裡頭剛着枕只覺自已在丹墀之上見下面有二青衣牽着一匹黑馬鞍轡俱是黑的忽聽青衣說道請星主上馬包公便上了馬一抖絲韁誰知此馬迅速如飛耳內只聽風響又見所過之地俱是昏昏慘慘雖然黑暗瞧的却又真切只見前面有座城池雙門緊閉那馬竟奔城門而來包公心內着急說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轉瞬間城門已過進了個極大的衙門到了丹墀那馬便不動了只見有兩個紅黑削

官迎出來說道星主升堂包公便下了馬步上丹墀見大堂之上有區大書陰陽寶殿四字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包公不暇細看便入公座只聽紅判道星主必是為陰錯陽差之事而來便遞過一本冊子包公打開看時上面却無一字纔待要問只見黑判官將冊子拿起翻上數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細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公公正正八句粗話起首云原是丑與寅用了卯與辰土司多慢事因此錯還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鏡存臨時滴血照磕破中指痕當下包公看了並無別的字跡剛然要問兩判拿了冊子而去那黑馬也沒有了包公一急忽然驚醒叫人包興連忙移燈近前包公問道甚麼時候了包興

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來忽見李才進來禀道公孫主薄求見包公便下了牀包興打簾來至外面只見公孫策叅見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將他醫好包公聽了大悅道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公孫回道用五木湯包公道何爲五木湯公孫道用桑榆桃槐桲五木熬湯放在浴盆之內將他搭在盆上趁熱燙洗然後用被蓋嚴上露着面目通身見汗爲度他的積痰瘀血化開心內便覺明白現在惟有軟弱而已包公聽了讚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煩先生好好將他調理便了公孫領命退出包興遞上茶來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面古鏡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包興將鏡取來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將屈申並白氏

帶至二堂此時包興已將照膽鏡懸挂起來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將中指磕破把血滴在鏡上叫他們自已來照屈申聽了咬破右手中指以為不是自已指頭也不心疼將血滴在鏡上白氏到了此時也無可如何只得將左手中指咬破些須把血也滴在鏡上只見血到鏡面滴溜溜亂轉將雲翳俱各趕開霎時光芒四射照的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難睜各各心膽俱冷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對鏡細看二人及至看時一個是上吊一個是被勒正是那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那一番的難受不覺氣悶神昏登時一齊跌倒但見寶鏡光芒漸收衆人打了個冷戰那仍是古鏡一面包公吩咐將古鏡遊仙枕並古今盆俱各

交包興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時屈申動手動腳的猛然把眼一睜說道好李保吓你把藥子勒死到是小事偷我四百兩銀子到是大事我合你要定咧說着話他便自巳上下瞧了瞧想了多時忽把自巳下巴一摸歡喜道晤是咧是咧這可是我咧便向上叩頭求大人與我判判銀子是四百兩呢不是頑的咧此時白氏巳然甦醒過來便覺羞容悽慘包公吩附將居中交與外班房將白氏交內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到次日清晨起來先吩包興問問公孫先生范生可以行動麼去不多時公孫便帶領范生慢慢而來到了書房向前叅見叩謝大人再造之恩包公連忙攔阻道不可不可看他形容雖然憔悴刻

不是先前瘋癲之狀包公大喜吩咐看坐公孫策與范生俱告了坐畧述梗槩又告訴他妻子無恙只管放心調養叫他無事時於場內文字抄錄出來待本閣具本題奏保你不失狀元就是了范生聽了更加歡喜深深的謝了包公又囑咐公孫好好將他調理二人辭了包公出外面去了只見王朝馬漢進來禀道葛登雲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訊問葛登雲仗着勢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爺就是滿招了諒包公也無可如何他便氣昂昂的一一招認毫無推辭包公叫他畫了招相爺登時把黑臉沉下來好不怕人說一声請御刑衙役了王馬張趙早已請不明白了請到御刑抖去龍袱却是虎頭鍘此鍘乃初次用想不到念

葛登雲開了張了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色後悔不來竟死於鍘下又換狗頭鍘將李保鍘了葛壽定了斬監候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崇道士盜屍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因屈申貪便宜換驢即將他的花驢入官黑驢伸冤有功奉官喂養范生同定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同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養息身體再行聽旨至于范生與兒子相會白氏與母親見面自有一番悲痛歡喜不必細表且說包公完結此案次日即具摺奏明威烈侯葛登雲作惡多端已請御刑處死並声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探親遭此冤枉現今病未痊愈懇恩展限十日着一體金殿傳臚恩賜瓊林筵宴仁

宗天子看了摺子甚是歡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議又有個夾片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兩個月聖上亦准了他的假凡是包公所奏的聖上無有不依從真是君正臣良太平景象且說南俠展爺既已告下假來他便要起身公孫策等給他餞行又留住幾日纔束裝就出了城門到了幽僻之處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而來到了門前剛然擊戶聽得老僕在內說道我這門從無人敲打的我又不欠人家帳目我又不與人通來往是誰這等敲門呢及至將門開放見了展爺他又道原來大官人回來了一去就不想回來也不管家中事體如何只管叫老奴經理將

來老奴要來不及了那可怎麼樣呢嗳喲又添了澆裹了又是跟人又是兩匹馬要買去也得一百五六十兩銀子見䟎人帶牲口這一天也耗費好些呢唉嘮叨叨聒絮不休南俠也不理也一來念他是世僕老奴二來愛他忠人持家三來他說的句句皆是好話又難以駁他只得拿話岔他說道房門可曾開着麽老僕道自官人去後又無人來開着門預備誰呢老奴怕的丟了東西莫若把他鎖上老奴也好放心如今官人回來了說不得書房又要開了又向伴當道你年輕腿腳靈便隨我進去取出鑰匙省得我奔奔波波向說着話往裡面去了伴當隨進取出鑰匙開了書房只見灰塵滿案積土多厚伴當連忙打掃安放

行囊展爺剛然坐下又見展忠端了一碗熱茶來展爺吩咐伴當後過來口內說道你也歇歇去罷原是怕他說話的意思誰知展忠說道老奴不乏又說道官人也該務些正事了每日在外閑遊又無日期歸來耽悞了多少事體前月開封府包大人那裡打發人來請官人又是禮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禮那人那裡肯依他將禮物放下他就走了還有書子一封說罷從懷中掏出遞過去道官人看看作何主意俗語說的好無功受祿寢食不安也該奮志往上巴結纔是南俠也不答言接過書來拆開看了一遍道你如今放心罷我已然在開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展忠道官人又來說謊了做官如

何還是這等服色呢展爺聞聽道你不信看我包袱內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訴你說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特的告假同家祭祖明日預備祭礼到墳前一拜此時件件當已將包袱打開展忠看了果有四品武職服色不覺歡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真個作了官了待老奴與官人叩喜頭展爺連忙攙住道你乃是有年紀之人不要多礼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總以接續香烟爲重從此要早畢婚姻成立家業要緊南俠趁機道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個朋友曾題過門親事過了明日後日我還要往杭以前去聯姻呢展忠聽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備辦祭礼去他就歡天喜地去了到了次日便有多少鄉親鄰里前來

賀喜幫忙往墳上搬運祭禮及至展爺換了四品服色騎了高頭大馬到墳前便見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鄉黨展爺連忙下馬步行伴當接韁牽馬在後隨行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像貌雄壯而且知禮誰不羨慕誰不歡喜你道如何有許多人呢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禮夫柴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遇人便講說我們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帶刀的御前護衛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傳十十傳百所以聚集多人且說展爺到了墳上展拜已畢又將細細週圍看視了一番見墳塚樹木俱各收什齊整益信老僕的忠義特家留戀多時方轉身乘馬同去便吩咐伴當幫着展忠張羅這些幫忙鄉親展爺回家後又出來

與眾人道之一個個張口結舌竟有想不出說甚麼話來的也有見過世面的展老爺長展老爺短尊敬個不了展爺在家一天倒覺的分心勞神定於次日起身上杭州叫伴當收十行李到第二日將馬扣備停當又囑託了義僕一番出門上馬竟奔杭州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八回　許約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且說展爺他那裡是爲聯姻皆因遊過西湖一次他時刻在念不能去懷因此謊言特爲賞玩西湖的景致這也是他性之所愛一日來至杭州離西湖不遠將從者馬匹寄在五柳居他便慢慢步行至斷橋亭上徘徊瞻眺真令人心曠神怡正在暢快之際忽見那邊堤岸上有一老者將

衣擄起把頭一擺縱身跳入水內展翁見了不覺失聲道噯喲不好了有人投了水了自已又不會水急的他在亭子上搓手跺脚無法可施猛然見有一隻小小漁舟猶如弩箭一般飛也似趕來到了老見落水之處見個少年漁郎把身軀向水中一順彷彿把水刺開的一般雖有聲息却不咕咚展翁看了便知此人水勢精通不由的凝眸注視不多時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托起身子浮於水面蕩悠悠竟奔岸而來展翁滿心歡喜下了亭子繞在那邊堤岸之上見少年漁郎將老者兩足高高提起頭向下空出多少水來展爺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他細細端詳漁郎見他年紀不過二旬光景英華滿面氣度不凡心中暗暗稱

漢又見少年漁郎將老者扶起盤上雙膝在對面慢慢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此時展爺方看老者見他白髮蒼髯形容枯瘦半日方哼了一聲又吐了好些清水嗳喲了一聲甦醒過來微微把眼一睜道你這好人生生多事為何將我救活我是活不得的人了此時已聚集許多看熱鬧之人聽老者之言俱各道這老頭子竟如此無礼人家把他救活了他倒抱怨只見漁郎見並不動氣反笑嘻嘻的道老丈不要如此螻蟻尚且貪生何况是人呢有甚麽委曲何不對小可說明儻若真不可活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傍人聽了俱悄悄道只怕難罷你既將他救活誰又眼睜睜的瞧着容你把他又淹死呢只聽老者道小老

兒姓周名增原在中天竺開了一座茶樓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忽然我鋪子門口跌倒一人是我慈心一動叫夥計們將他抬至屋中煖被蓋好又與他熱薑湯一碗他便甦醒過來自言姓鄭名新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因家業破落前來投親偏又不遇一來肚內無食遭此大雪故此臥倒老漢見他說的可憐便將他留在鋪中慢慢的將養好了誰知他又會寫又會算在櫃上幫着我辦理頗頗的殷勤也是老漢一時錯了主意老漢有個女兒就將他招贅為婿料理買賣頗好不料去年我女兒死了又續娶了王家姑娘就不像先前光景也還罷了後來因為收什門面鄭新便向我說女婿有半子之勞惟恐將來別人不服何

不將周家改個鄭字將來也免得人家訛賴老漢一想也可以使得就將周家茶樓改爲鄭家茶樓誰知自改了字號之後他們便不把我看在眼內了一來二去言語中漸漸露出說老漢白吃他們了他們倒得養活我了是我賴他們了一聞此言便與他分爭無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遜就以周家賣給鄭家爲題說老漢訛了他了因此老漢氣忿不過在本處仁和縣將他告了一狀他又在縣內打點通了反將小老兒打了二十大板逐出境外漁哥你想似此還有個活頭兒麼不如死了在陰司把他再告下來出出這口氣漁郎聽罷笑了道老丈你錯打了算盤了一個人既斷了氣可還能出出氣呢再者他有錢使的鬼推

磨難道他陰司就不會打麼依我倒有個主意莫若活着合他賭氣你說好不好周老道怎麼合他賭氣呢漁郎說再開個周家茶樓氣氣他豈不好麼周老者聞聽把眼一瞪道你這是把我推下水去老漢衣不遮體食不充饑如何還能夠開茶樓呢你還是讓我死了好漁郎笑道老丈不要着急我問你老要開這茶樓可要用多少銀兩呢周老道縱省儉也要耗費三百多銀子漁郎道這不打緊多了不能這三四百銀子少可還可以巴結的來羅爺見漁郎說了此話不由心中暗暗點頭道看這漁郎好大口氣竟能如此仗義疎財真正難得連忙上前對老丈道周老丈你不要狐疑如今漁哥既說此話决不食言你若不信

在下情愿作保如何只見那漁郎將展爺上下打諒了一番便道老丈你可曾聽見了這位公子爺諒也不是謊言的咱們就定于明日午時千萬千萬在那邊斷橋亭子上等我斷斷不可過了午時說話之間又從腰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托於掌上道老丈這是銀子一錠你先拿去做爲衣食之資你身上衣服皆濕難以行走我那邊船上有乾淨衣服你且換下來待等明日午刻見了銀兩再將衣服對換豈不是好周老兒連連稱謝不盡那漁郎回身一點手將小船喚至岸邊便取衣服叫周老換了把濕衣服拋在船上一拱手道老丈請了千萬明日午時不可錯過將身一縱跳上小船蕩蕩悠悠搖向那邊去了周者擦

定五兩銀子向大衆一揖道多承衆位看覷小老兒告別了說罷也就往北去了展爺悄悄跟在後面見無人時便叫道老丈明日午時斷斷不可失信的儻那潑哥無銀時有我一面承管准准的叫你重開茶樓便了周老回身作謝道多承公子爺的錯愛明日小老兒再不敢失信的展爺道這便纔是請了急回身竟奔五柳居而來見了從人叫他趣馬匹俱各回店安歇我因遇見知已邀請今日不回去了你明日午時在斷橋亭接我從人連聲答應展爺回身直往中天竺租下客寓開明鄭家樓便去踏看門戶路徑走不多路但見樓房高聳茶幌飄揚來至切近見匾額上寫一邊是興隆齋一邊是鄭家樓展爺便進了茶舖

只見櫃堂竹椅上坐着以入頭帶揩巾身穿華紫一手扶住磕膝一手搭在櫃上又往臉上一看那是形容瘦弱尖嘴縮腮一對瞇縫眼兩個扎煞耳朵他見展爺瞧他他便連忙站起執手道爺上欲吃茶或請登樓又清淨又豁亮展爺一執手道甚好甚好便手扶欄桿慢登樓梯來至樓上一望見一溜五間樓房甚是寬廠揀個坐兒坐下茶博士過來用代手搽抹桌面且不問茶問酒先向那邊端了一個方盤上面蒙着紗罩打開看時却是四碟小巧茶果四碟精緻小菜極其齊整乾淨安放已畢方問道爺是吃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展爺道却不會客是我要吃杯茶茶博士聞聽向那邊摘下個水牌來遞給展爺道請爺吩

附吃甚麼茶展翁接過水牌且不點茶名先問茶博士何名博士道小人名字無非是三槐四槐若遇客官喜歡七槐八槐都使得展翁道少了不好多了不好我就叫你六槐罷博士道六槐極好是最合乎中的展翁又問道你東家姓甚麼博士道姓鄭翁沒看見門上匾額麼展翁道我聽見說此樓原是姓周為何姓鄭呢博士道以先原是周家的後來給了鄭家了展翁道我聽見說周鄭二姓還是親戚呢博士道翁也知道底細他們是翁婿只因周家的姑娘沒了如今又續娶了展翁道續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麼博士道何嘗不是呢展翁道想是續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麼如何他們翁婿會在仁和縣打官司呢博士聽

至此郊不答言惟有瞅着展爺而已又聽展爺道你們東家住於何處博士道就在這後面五間樓上此樓原是鈎連搭一間自當中隔開這面五間做客座那面五間做住房差不多的都知道離住房狠近承賜顧者到了樓上皆不肯胡言亂道的展爺道這原是理當謹言的但不知他家內還有何人博士暗想道此位是吃茶來咧還是私訪來咧只得答道家中並無多人惟有東家夫妻二人還有個小嬛展爺道方纔進門時見櫃前竹椅兒上坐的那人就是你們東家麽博士道正是正是展爺道我看滿面紅光準要發財博士道多謝老爺吉言展爺方看水牌點了雨前茶博士接過水牌仍挂在原處方待下樓去泡一壺

雨前茶來忽聽樓梯響處又上來一位武生公子衣服鮮豔相貌英華在那邊揀一座却與展爺斜對博士不敢怠慢顯機靈露熟識便上前搽抹桌子道公子爺一向總沒來想是公忙只聽那武生道我却無事此樓我是初次纔來茶博士見言語有些不相合也不言語便向那邊也端了一方盤也用紗罩兒蒙着依舊是八碟安放妥當那武生道我茶酒尚未用着你先弄這個做甚麼茶博士道這是小人一點敬意公子爺要用不用休要介懷請問公子爺是吃茶是飲酒還是會客呢那武生道且自吃杯茶我是不會客的茶博士便向那邊摘下水牌來遞將過去忽聽下邊說道雨前茶泡好了茶博士道公子爺先請看水

脾小人與那位取茶去轉身不多時拏了一壺茶一個盅子拿至展爺那邊又應酬了幾句回身又仍到武生桌前問道公子爺吃甚麽茶那武生道兩前罷茶博士便吆喝道再泡一壺兩前來剛要下樓只聽那武生喚道你這裡來茶博士連忙上前問道公子爺有甚麽吩附那武生道我這没問你貴姓茶博士道承公子爺一問足以彀了如何就的起貴字小人好李武生道大號呢茶博士道小人豈敢稱大號呢無非是三槐四槐或七槐八槐爺們隨意呼喚便了那武生道少了不可多了也不妥莫若就叫你六槐罷茶博士道六槐就是六槐總要公子爺合心說着話他却回頭望了望展爺又聽那武生道你們東家原先

不是姓周麽爲何又改姓鄭呢茶博士聽了心中納悶道怎麽今日這二位吃茶全是問這些的呢他先望了望展爺力對武生說道本是周家的如今給了鄭家了那武生道周鄭兩家原是親戚不拘誰給誰都使得大約續娶的這位姑娘有些不好罷茶博士道公子爺如何知道這等詳細那武生道我是測度若是好的他翁婿如何會打官司呢茶博士道這是公子爺的明鑒口中雖如此說他却望了望展爺那武生道你們東家住在那裡茶博士暗道怪事我莫若告訴他省得再問便將後面還有五間樓房並家中無有多人只有一個了鬟合盤的全說出來說完了他却望了望展爺那武生道方纔我進門時見你們東

家滿面紅光准要發財茶博士聽了此言更覺詫異只得含糊答應搭訕着下樓取茶他却回頭狠狠的望了望展爺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舖偷鄭新　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且說那邊展爺自從那武生一上樓時看去便覺熟識後又聽他與茶博士說了許多話恰與自已問答的一一相對細聽聲音再看面龐恰就是救周老的漁郎心中躊躇道他既是武生爲何又是漁郎呢一壁思想一壁擎杯不覺出神獨自啾啾的看着那武生忽見那武生立起向着展爺一拱手道尊兄請了展爺連忙放下茶杯答禮道兄台請了若不棄嫌何不屈駕這邊一敘那武生道既承雅

愛故不領教於是過來彼此一揖展爺將前首座兒讓與武生坐了自已在對面相陪此時茶博士將茶取過來見二人坐在一處方纔明白他兩個敢是一路同來的怨不得問的話語相同呢笑嘻嘻將他一壺雨前茶一個茶杯也放在那邊那邊八碟兒外敬算他自安放了剛纔放下茶壺只聽武生道六塊你將茶且放過一邊我們要上好的酒拿兩角來菜蔬不必吩咐只要應時配口的拿來就是了六塊連忙答應下樓去了那武生便問展爺道尊兄貴姓仙鄉何處展爺道小弟常州府武進縣姓展名昭字熊飛那武生道莫非新陞四品帶刀護衛欽賜御猫人稱南俠展老爺麼展爺道惶恐惶恐豈敢豈敢請問兄台貴

姓那武生道小弟松江府茉花村姓丁名兆蕙展爺爲訝道莫非令兄名蘭人稱爲雙俠丁二官人麽丁二爺道慚愧慚愧賤名何足挂齒展爺道久仰尊昆仲名譽屢欲拜訪不意今日邂逅實爲萬幸丁二爺道家兄時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面未得其便後來又聽得吾兄榮陞因此不敢仰攀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實慰渴想展爺道兄台再休提那封職小弟其實不願意似乎你我弟兄疎散慣了尋山覓水何等的瀟灑今一旦爲官羈絆反覺心中不能暢快實實出於不得已也丁二爺道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理宜與國家出力報效吾兄何出此言莫非言與心違麽展爺道小弟從不撒謊其中若非關礙着包相爺一

番情意弟早已的挂冠遠隱了說至此茶博士將酒饌俱
已擺上丁二爺提壺斟酒屈爺同敬彼此略爲謙遜飲酒
暢敘展爺便問丁二兄如何有漁郎裝束丁二爺笑道小
弟奉母命上靈隱寺進香行至湖畔見此名山對此名泉
一時技癢因此改扮了漁郎原爲遣興作耍無意中救了
周老也是機緣湊巧兄台休要見笑正說之間忽見有個
小童上得樓來便道小人打諒二官人必是在此果然就
在此閒丁二爺道你來作甚麼小童道方纔大官人打發
人來請二官人早些回去現有書信一封丁二爺接過來
看了道你回去告訴他說我明日即回去罷頓了一頓又
道你叫他暫且等等罷展爺見他有事連忙道吾兄有事

何不請去難道以小弟當外人看待麼丁二爺道其實也無甚麼事既如此暫告別請吾兄明日午刻千萬到橋亭一會展爺道謹當從命丁二爺便將六槐叫過來道我們用了多少俱在櫃上算賬展爺也不謙遜當面就作謝了丁二爺執手告別下樓去了展爺自已又獨酌了一會方慢慢下樓在左近處找了寓所歇至二更以後他也不用夜行衣就將衣襟掖了一掖袖子捲了一捲佩了寶劍悄悄出寓所至鄭家後樓見有擠角縱身上去繞至樓邊又一躍到了樓簷之下見聽上燈光有婦人影兒又聽杯箸聲音忽聽婦人問道你請官人如何不來呢了鬟道官人與茶行兌銀兩呢兌完了也就來了又停一會婦人道你

再去看看天已三更如何還不來呢了雋應答下樓猛又聽得樓梯亂響只聽有人吩叨道没有銀子要銀子及至有了銀子他又說寅夜之間難拿暫且寄存明日再拿罷可惡的狠上上下下叫人費事說着話只聽喞叮咕咚一陣響是將銀子放在桌子上的光景展爺便隔牕牖偷看見此人果是白晝在竹椅上坐的那人又見桌上堆定八封銀子俱是西紙包妥上面影影綽綽有花押只見鄭新一壁說話一壁開那邊的假門見口內說道我是爲交易買賣銀子又叫了雋麼次請我不知有甚麼緊要事手中郄一封一封將銀收入槅子裡面仍將假門兒扣好只聽婦人道我因想起一宗事來故此請你鄭新道甚麼事婦

人道就是為那老厭物雖則逐出境外我細想來他旣敢在縣裡告下你來就保不住他在別處告你或府裡或京控俱是不免的那時怎麼好呢鄭新聽了半晌歎道若論當初原受過他的大恩如今將他鬧到這步田地我也就對不過我那亡妻了說至此聲音却甚慘切展爺在窓外聽暗道這小子尚有良心忽聽有摔筷箸墩酒杯之聲再細聽時又有抽抽噎噎之音敢則是婦人哭了只聽鄭新說道娘子不要生氣我不過是那麼說婦人道你旣惦着前妻就不該叫他死吓也不該又把我娶來吓鄭新道這原是因話提話人已死了我還惦記作甚麼再者他要緊你要緊呢說着話便湊過婦人那邊去央告道娘子是我

的不是你不要生氣明日再設法出脫那老厭物便了又叫了鬟燙酒與你奶奶換酒一路緊央告那婦人方不哭了大凡婦人曉得三從四德不消說那便是賢德的了惟有這不賢之婦他不曉三從為何物四德為何事他單有三個字的訣竅是那三個字呢乃藏觸嚇也一進門時每做丈夫言語和氣丈夫說這個好他便說妙不可言丈夫說那個不好他便說斷不可用真是百依百隨哄的丈夫心花俱開趁着歡喜之際他便暗下針砭這就用着蠱藏了說那個不當這麼着說這個不當那麼着看丈夫的光景若是有主意的男子迎頭擱住他這藏字便用不着只好另打主意若遇無主意的男子聽了那蠱藏之言漸漸

的心地就貼服了婦人婦人便大施神威處處全以威字當先管保叫丈夫再也逃不出這威字圈兒去此是第一訣竅算用着了將丈夫的心籠絡住了他便漸漸的放肆起來稍有不合心意之處不是墩摔就是嚷鬧故意的觸動丈夫之怒看丈夫能受不能受若剛强的男子便惱上加怒不是喝罵就是毆打見他觸字不能行他便歛聲息氣趕早收起來偏有一等不做臉兒男子本是自己生氣來着忽見婦人一鬧他不但沒氣反倒笑了只落得婦人聒絮不休那男子竟會無言可對從此後再要想他不觸而不可得至於嚇又是從觸中生出來的變格文字今日也觸明日也觸觸得丈夫全然不知不覺習慣成自然了

他又從嚇字之餘波改成了嚇字之機變三行鼻涕兩行淚無故的關門不語呼之不應平空的囑託後事仿彿是臨别贈言更有一等可惡者尋刀覓剪明說大賣就猶如明火執仗的强盜相似弄的男人抵耳撓蹄束手待斃恨不得插血盟誓自朝至夕但得承一時之歡顏不亞如放赦的一般家庭之間若真如此雖則男子的乾剛不振然而婦人之能爲從此已畢矣即如鄭漸之婦便是用了三絕藝已至了臧觸之局中尚未用嚇字之變格且說了鬟拳命渴酒剛然下樓忽聽哎喲一聲轉身就跑上樓來只唬得他張口結舌驚慌失措鄭漸一見便問道你是怎麼樣了了鬟喘吁吁方說道了了不得樓樓底下火火球兒

亂亂痰婦人聽了便接言道這也犯的上唬的這個樣兒這別是財罷想來是那老厭物價下的私蓄埋藏在那裡罷我們何不下去瞧瞧記明白了地方見明日慢慢的再刨一席話說的鄭新貪心頓起忙叫了鬟點燈籠了鬟他却不敢下樓取燈籠就在蠟台上見有個蠟頭兒在燈上對着手裡拿着在前引路婦人後面跟隨鄭新也隨在後同下樓來此時牕外展爺滿心歡喜暗道我何不趁此時推牕而入偷取他的銀兩呢剛要抽劍忽見燈光一幌却是個人影兒進忙從牕櫺孔中一望只樂了個事不有餘原來不是別人却是救周老兒的漁郎到了暗暗笑道敢則他也是向這裡挪借來了只是他不知放銀之處這却

如何能告訴他呢心中正自思想眼睛却往裡留神只見丁二爺也不東瞧西望他竟奔假門而來將手一按門已開放只見他一封一封往懷裡就揣屋裡在那裡揣展爺在外頭記數見見他一連揣了九次仍然將假門兒關上展爺心中暗想銀子是八封他却揣了九次不知那一包是甚麼正自揣度忽聽樓梯一陣亂響有人抱怨道小孩子家看不真切就這們大驚小怪的正是鄭新夫婦同着了鬟上樓來了展爺在牕外不由的暗暗着急道他們將樓門堵住我這朋友他却如何脫身呢他若是持刀威嚇那就不是俠客的行爲了忽然眼前一黑再一看時屋內已將燈吹滅了展爺大喜暗暗稱妙忽聽鄭新哎喲道惡

麼樓上燈也滅了你又把蠟頭兒擲了燈籠也忘了撿起來這邉得下樓取火去展爺在外聽的明白暗道了二官人真好靈機就借着滅燈他就走了眞正的爽快忽又自已笑道銀兩業已到手我還在此做甚麼難道人家偷盜我還等着拔橛兒不成將身一順早已跳下樓來復又上了墻角落在外面暗暗回到下處眞是神安夢穩已然睡去了再說鄭新叫了燈取了火來一看槅子門彷彿有人開了自已過去開了一看裡面的銀子一封也沒有了忙嚷道有了賊了他妻子便問銀子失了麼鄭新道不但纔拿來的八封不見了連舊存的那一包二十兩銀子也不見了夫妻二人又下樓尋找了一番那裡有個人影兒兩

口子就只齊聲叫苦這且不言展熊飛直睡至次日紅日東升方纔起來梳洗就在客寓吃了早飯方慢慢往斷橋亭而來剛至亭上只見周老兒坐在欄桿上打盹兒呢展爺悄悄過去將他扶住了方喚道老丈醒來老丈醒來周老猛然驚醒見是展爺連忙道公子爺來了老漢久等多時了展爺道那漁哥還沒來麼周老道尚未來呢展爺暗忖道看他來時是何光景正犯想間只見丁二爺帶着僕從二人竟奔亭上而來展爺道送銀子的來了周老兒看時却不是漁郎也是一位武生公子及至來到切近細細看時誰說不是漁郎呢周老者怔了一怔方纔見禮丁二爺道展兄早來了麼真信人也又對周老道老丈銀子已

有在此不知你可有地甚麽周老道有地基就在鄭家樓有一箭之地有座書畫樓乃是小老兒相好孟先生的因他年老力衰將買賣收了臨别時就將此樓託付我了丁二爺道如此甚好可有幫手麽周老道有幫手就是我的外甥烏小乙當初原是與我照應茶樓後因鄭新改了字號就把他撵了丁二爺道既如此這茶樓是開定了這口氣也是要賭准了如今我將我的僕人留下幫着與你料理一切事體此人是極可靠的說罷叫小童將包袱打開展爺在傍細細留神不知改換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回　濟弱扶傾資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且說丁二爺叫小童打開包袱仔細一看却不是西紙全

換了桑皮紙而且大小不同仍舊是八包丁二爺道此八包分兩不同有輕有重通共是四百二十兩展爺方明白晚間揣了九次原來是餓了二十兩來周老兒歡喜非常千恩萬謝丁二爺道若有人問你銀子從何而來你就說鎮守雄關總兵之子丁兆蕙給的在松江府茉花村居住展爺也道老丈若有人問誰是保人你就說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姓展名昭的保人周老一一記了又將昨日丁二爺給的那一錠銀子拿出來雙手捧與丁二爺道這是昨日公子爺所賜小老兒尚未敢動今日奉還丁二爺笑道我曉得你的意思了昨日我原是漁家打扮給你銀兩你恐使了被我訛詐你如今放心罷既係給你銀兩再無疑

有又收回來的道理就是這四百多兩銀子也不合你要
利息君後日有事到了你這理只要好好的預備一碗香
茶那便是利息了周老兒連聲應道當得當得丁二爺又
叫小童將昨日的漁船與了來將周老的衣服業已洗淨
晒乾叫他將漁衣換了又賞了漁船上二兩銀子就叫僕
從幫着周老兒拿着銀兩隨去料理周老兒便要跪倒叩
頭丁二爺與展爺連忙攙起又囑咐道儻若茶樓開了之
後再不要粗心改換字號周老兒連說再不改了再不改
了隨着僕人歡歡喜喜去了此時展爺從人已到拉着馬
匹在一邊伺候丁二爺問道那是展兄的尊騎麼展爺道
正是丁二爺道昨日家兄遣人來與小弟小弟叫來人帶

信同棄家兄說與吾兄巧遇家兄欲見吾兄如渴想漿弟要請請展兄到敝莊盤桓幾日不知肯光顧否展爺想了一想自已原是無事況假滿尚有日期趁此何不會會知已也是快事便道小弟久已要到寶莊奉謁未得其便今既承雅愛敢不從命便叫過從人來告訴道我上松江府茉花村丁大員外丁二員外那裡去了我們乘舟你將馬匹俱各帶回家去罷不過五六日我也就回家了從人連連答應剛要轉身展爺又喚住悄悄的道展忠問時你就說為聯姻之事去了從者奉命拉著馬匹各自回去不提且說展爺與丁二爺帶領小童一同登舟竟奔松江府水一路極近丁二爺乘舟慣了不甚理會惟有展爺今日坐在

船上玩賞沿途景致不覺的神清氣爽快樂非常與丁二爺說說笑笑情投意合彼此方敘明年庚丁二爺小展爺大兩歲便以大哥呼之展爺便稱丁二爺爲賢弟因敘話間又提起周老兒一事展爺問道賢弟奉伯母之命前來進香如何帶許多銀兩呢丁二爺道原是要買辦東西的展爺道如今將此銀贈了周老又拏甚麼買辦東西呢丁二爺道弟雖不才還可以借得出來展爺笑道借得出來更好他若不借必然將燈吹滅便可借來丁二爺聽了不覺詫異道展大哥此話怎講展爺笑道莫道人行早還有早行人便將昨晚之事說明二人鼓掌大笑說話間船已停泊搭了跳板二人棄舟登岸丁二爺叫小童先由捷徑

送信他却陪定展爺慢慢而行展爺見一條路徑俱是三合土壘成一半是天然一半是人力平平坦坦乾乾淨淨兩邊皆是榕柳樹木叢雜中間單有引路樹樹下各有一人俱是濃眉大眼闊腰厚背頭上無網巾髮挽高綹戴定蘆葦編的圈兒身上各穿著背心赤著雙膊青筋暴露抄手而立却赤著雙足也有穿著草鞋的俱將褲腿捲在膝蓋之上不言不語一對樹下有兩個人展爺往那邊一望一對一對的實在不少心中納悶便問丁二爺道賢弟這些人俱是做甚麼的二爺道大哥有所不知只因江中有船五百餘隻每每的械鬬傷人因在江中蘆花蕩分爲交界每人各管船二百餘隻十船一小頭目百船一大頭目

又有一總首領奉府內明文蘆花蕩這邊俱是我弟兄二人掌管除了府內的官用魚蝦其下定行市開秤惟我弟兄命令是從這些人俱是頭目特來站班朝面的展爺聽罷點了點頭走過土基的樹林又有一片青石魚鱗路方是莊門只見廣梁大門左右站立多少莊丁伴當台階之上當中立着一人後面又圍隨着多少小童執事之人展爺臨近見那人降階迎將上來倒把展爺唬了一跳原來兆蘭弟兄乃是同胞雙生兆蘭比兆蕙大一個時辰因此而貌相同從小兒兆蕙就淘氣莊前有賣吃食的來他吃了不給錢抽身就走少時賣吃食的等急了在門前亂嚷他便同哥哥兆蘭一齊出來叫賣吃食的廝認那賣吃食

物竟會分不出來是誰吃的再不然他兄弟二人倒替着吃了也竟分不出是誰多吃是誰少吃必須賣吃的着急央告他二人方把錢文付給以博一笑而已如今展爺若非與丁二官人同來也竟分不出是大爺來彼此相見歡喜非常攜手剛至門前展爺便從腰間把寶劍摘下來遞給傍邊一個小童一來初到友家不當腰懸寶劍二來又知丁家弟兄有老伯母在堂不宜攜帶利刃這是展爺細心處三個人來至待客廳上彼此又從新見禮展爺與丁母太君請安丁二爺正要進內請安去便道大哥暫且請坐小弟必替大哥在家母前稟明說罷進內去了廳上丁大爺相陪又囑咐預備洗面水烹茗獻茶彼此暢談丁二

爺進內有一刻的工夫方纔出來說家母先叫小弟問大哥好讓大哥歇息歇息少時還要見面呢展爺連忙立起身來恭敬答應只見了二爺改了面皮不似路上的光景嘻嘻笑笑又是頑戲又是刻薄竟自放肆起來展爺以爲他到了家在哥哥的面前嬌癡慣了也不介意了二爺便問展爺道可是吓大哥包公待你甚厚聽說你救過他多少次是怎麽件事情呀小弟要領教何不對我說說呢展爺道其實也無要緊便將金龍寺遇凶僧土龍崗逢刼奪天昌鎮拿刺客以及龐太師花園冲破邪魔之事洒洒說了一回言此事皆是你我行俠之人當作之事不足挂齒二爺道也到有趣聽着怪熱鬧的又問道大哥又如何面

君呢聽說耀武樓試三絕技勅賜御猫的外號兒這又是甚麼事情呢展爺道此事便是包相爺的情面了又將包公如何遞摺聖上如何見面至於演試武藝言之實覺了愧無奈皇恩浩蕩賞了御猫二字又加封四品之職原是個瀟灑的身子如今到弄的被官拘束住了二爺道大哥休出此言想來是你的本事道的去不然聖上如何加恩呢大哥提舞劍請寶劍一觀展爺道方纔交付盛价了丁二爺回首道你們誰接了展老爺的劍了拿來我看只見一個小童將寶劍捧過來呈上二爺接過來先瞧了瞧劍鞘然後攏住劍靶將劍抽出隱隱有鐘磬之音連說好劍好劍但不知此劍何名展爺暗道看他這半天言語嘻笑

于我我何不叫他認認此寶試試他的目力如何便道此劍乃先父手澤劣兄雖然佩帶却不知是何名色正要在賢弟跟前領教二爺暗道這是難我來了到要細細看看瞧了一會道據小弟看此劍彷彿是巨闕說罷遞與展爺展爺暗暗稱奇道真好眼力不愧他是將門之子便道賢弟說是巨闕想來是巨闕無疑了便要將劍入鞘二爺道好哥哥方纔聽說舞劍弟不勝欽仰大哥何不試舞一番小弟也長長學問展爺是斷斷不肯二爺是苦苦相求丁大爺在傍却不攔擋止于說道二弟不必太忙讓大哥喝盅酒助助興再舞不遲說罷分附道快擺酒來左右連聲答應展爺見此光景不得不舞再要推托便是小家氣了

只得站起身來將袍襟掖了一掖袖子挽了一挽說道劣兄劍法疎畧不到之處望祈二位賢弟指教爲幸大爺二爺連說豈敢豈敢一齊出了大廳在月台之上展爺便舞起劍來丁大爺在那邊恭恭敬敬留神細看丁二爺却靠着廳柱跐着腳兒覷瞧見舞到妙處他便連聲叫好展爺舞了多時煞住腳步道獻醜獻醜二位賢弟看着如何丁大爺連聲道好稱妙二爺道大哥劍法雖好惜乎此劍有些押手弟有一劍管保合式說罷便叫過一個小童來密密吩咐數語小童去了此時丁大爺已將展爺讓進廳來見桌前擺列酒餚丁大爺便執壺斟酒將展爺讓至上面弟兄左右相陪剛飲了幾杯只見小童從後面捧了劍來

二爺接過來噌啷一聲將劍抽出便遞與展爺道大哥請看此劍也是先父遺留弟等不知是何名色請大哥看看弟領教展爺暗道丁二真正淘氣立刻他就報仇也來難我來了倒要看看接過來彈了彈顛了顛便道好劍此乃湛盧也未知是與不是丁二爺道大哥所言不差但不知此劍舞起來又當何如大哥倘肯賜教麽展爺却瞧了瞧丁大爺意思叫他擱囬誰知大爺乃是個老實人便道大哥不要忙先請飲酒助助興再舞未遲展爺聽了道莫若舞完了再飲罷出了席來至月台又舞了一回丁二爺接過來道此劍大哥舞着吃力麽展爺滿心不樂答道此劍比劣兄的輕多了二爺道大哥休要多言輕劍即是輕人此

劍却另有個主見只怕大哥惹他不起一句話激惱了南俠便道老弟你休要害怕任憑是誰的自有劣兄一面承管怕他怎的你且說出這個主見來二爺道大哥悄言此劍乃小妹的展爺聽了瞅了二爺一眼便不言語了大爺連忙遞酒忽見了鬟出來說道太君來了展爺聞聽連忙出席整衣向前參拜丁母只略略謙遜便以子姪禮見畢丁母坐下展爺將坐位往側坐挪了一挪也就告坐坐了此時丁母又細細留神將展爺相看了一番比屏後看的更真切了見展爺一表人材不覺滿心歡喜開口便以賢姪相稱道却是二爺與丁母商酌明白的若老太太看了中意就呼為賢姪儻若不愿意便以貴客呼之再者男婚

女配兩下願意也須暗暗通個消息妹子願意方好二爺
見母親稱呼展爺爲賢姪就知老太太是願意了他便悄
悄兒溜出竟往小姐繡户而來未知說些甚麽且聽下回
分解